



QU QIANMEI ART RESEARCH 瞿倩梅艺术散论

文 / 邓平祥

瞿倩梅 2011 A-18 综合材料 100×80cm 2011
(图片由铸造艺术馆现代画廊提供)

关于净土的追问

瞿倩梅在其个人画册中有一篇言简意深的短文——《内心的朝圣》，在文章中她问道：

何处有净土？何处是净土？

怀着这对心灵净土的追问，她去了西藏。

西藏归来之后，她说道：“我再也按捺不住，我要宣泄，我已经找到了方向。”

读了画家的这一段文字，我既感觉到了画家对艺术的真贞，同时也看到了她对艺术的悟彻。可以说瞿倩梅是解决了艺术的精神和灵魂问题了，凭此她在进入艺术表达之后，艺术的精神法则就不再成为问题。或者我还可以这样认为，画家是打开了艺术表达的精神法门了的。

我们知道在当今的世界里，西藏等地域可能是在人类仅有的净土之一。带着原罪的人类，欲望和私利经迭次

社会形态演化，已经到了背叛自然、疏离上帝、冷漠同类的境地。所以圣人早就发出警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而西藏就是人类仅存的将精神高举，并试图舍命与上帝沟通的神圣之所。

“西马”的代表人物，哲人马尔库塞在面对世界的资本主义、科学主义、权利政治盛行的当今人类，曾提出著名的命题：他认为艺术比宗教、哲学更忠实于肯定文化的理想……艺术的价值就在于它与社会冲突对抗中，表现出的预示着个体的完满和自由得以实现的审美因素。

必须指出的是当今中国，精神的向下运动和情感的沙化是要甚于人类世界的平均水平的，这就是现当代真正意义的艺术（包括瞿倩梅）必须面对的严酷现实，也正是因为如此，艺术精神所启示的价值就显得如此的珍贵。

非常不幸的是在现当代艺术领域中将艺术功利化的现象太过普通，于是使回到艺术的本质和本然，就成为了一个问题。

瞿倩梅从净土的追问、到艺术的表达和探索、而创造出的撼动人心灵的作品，使她的生命目的和艺术本质实现重合。此时，我想将老黑格尔的一句名言与之共享：

精神的高贵是最大的高贵。

人性和女性

瞿倩梅的艺术初读并无女性气和女性艺术的指谓。它引导人们只能在艺术的通识性上去欣赏之、解读之。这使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或者也是女性艺术创作和女性批评的一个误区，即是：究竟是人性大于女性，还是女性大于人性？笔者并无否定凸显女性艺术特征的意思，但需认识，怎么样地凸显，也不能荒唐到女性脱离人性，甚至女性否定人性的地步。对于这个问题我十分欣赏著名女性思想家理安·艾斯勒（美）所提出的“圣杯与剑”的概念，由此她还引义出“人类文化双稳态的动力学理论”。我认为中国的女性艺术运动和女性艺术批评不妨接触或者学习一下理安·艾斯勒的名著《圣杯与剑》，可能会对女性艺术和女性批评有所改观。

其实作为个体人的瞿倩梅是女性的，也是很有女人意味的。但其性格偏向沉静和纳言，这和她的艺术作品的大气象、大格局形成很大反差。如果粗浅地用“文如其人”来比较可能有些不解，其实却也正常。我认为这种差异主要来自她的文化教养和精神气质。她使我自然地想“静女其姝”的出典，孟郊在《静女吟》中说：

“艳者皆妬色，静女独矜踪”。

现世中艳者太多，静女叹少，所以要为“其姝”了。

抽象艺术本体和艺术个性

或许是瞿倩梅在法兰西生活多年的缘故，她的抽象艺术一开局就没有“本土”抽象艺术家的“意象”特征。

表征中国绘画艺术最高水平的“写意文人画”艺术，在笔墨结构中，颇多自然流露出抽象艺术的意向，并且往往是境界和成就越高的画家，其作品中的抽象因素愈显著。这是否就是抽象艺术的前奏？但中国的写意文人画终究没有发展出抽象艺术，这是什么原因，值得研究。我以为主要是中国人的思想形态决定的，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中，纯粹符号思维和逻辑思想都没有发展起来，造成了“四大



瞿倩梅 2011 A9 综合材料 130×98cm 2011
(图片由铸造艺术馆现代画廊提供)

发明”只能停留经验的范畴，而不能上升到物理学推演和科学分析的境界。

从学术归类的角度说瞿倩梅的抽象艺术是结构主义的，而非意象抽象（半抽象）。也许有人会说，这是西方式的抽象，——我十分敏感这种方式的指称，因为它的后面可能就是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标准来了。

艺术为什么要“某国”、“某民族”的艺术？象索尔·仁尼瑟那样的“人的艺术”和“为人类的艺术”，难道不是更开阔些？包容性更大一些吗？

瞿倩梅的抽象从整体风格上是沉雄而又深幽，悲概而又健朗，在抽象的语汇上丰富多变，而对语言的运用则是神牵意领，游刃于兴致之间，能行之所当行，止之所当止，如入化境。

作为一个女性艺术家，瞿倩梅的艺术主导是阳刚之气，但总有女性的阴柔为底色。尤其她一些作品的悲剧气息更为一般女子少见，这既是她自身命运的外化，也是对人的悲剧宿命的深度体悟。这其中对苦难不平的体察，又有更高的悲悯情怀，这一点构成了她内心的普适性价值情怀——按照德国思想家舍勒的思想，这是属于第一价值范畴的内容。

在结束此文时，我还想提一点对瞿倩梅艺术的意见，建议画家在某个时候、每个地方更多的放任一下自己的把握力，而使作品出现某种“失控”和“非理性”，或许会得到一些令人惊异的魅力，并给予艺术以更充实的感性内容。